

汪天放，从“黑五类子女”到英特尔精英

“芯片”近来是热搜词，世界芯片龙头公司英特尔的名字人们早已不陌生。

我第一次听到“芯片”这个词是 1987 年从汪天放大哥嘴里、也从他的名片上第一次见到英特尔的 logo 。

我父亲有两个姐姐，按照老习俗堂兄妹大排行，父亲的二姐我叫她“七姑妈”，七姑妈一家寄居在七姑爹哥哥的房子里，七姑爹姓汪，内江人，七姑爹的哥我叫他汪四爷（注一）。父亲生性特别不爱串门、加之爷爷奶奶早早就过世，他们姊妹来往不多，偶尔才会带我去看望下他二姐，至今仍记得那个位于成都文庙西街独门独户的院子，但我没见过汪四爷的妻子，也不记得小时候见过汪四爷的独子汪天放，甚至我后来都不知道他也进了成都工院。直到 1987 年我去汪四爷家，才第一次见到回蓉探亲的汪天放，第一次看到了汪四爷堂屋中间供着的天放母亲大幅遗照，听汪四爷和天放哥讲了许多 1980 年代前不敢讲的往事。

（注一：内江当地老习惯是将和父亲同辈男性称“姓氏+排行+爷”。）

汪四爷 1933 年和四川大学同学王纯碧结婚，那座有些气派的中西合璧小院子是他们的物产。汪四爷学外国文学专业、英文极好，毕业后一直在英美人管理的四川邮政工作，他从不过问政治时事，业余爱好是把古诗译成英文。王纯碧是四川遂宁乡下人，很小就被寡母送去跟西洋传教士学习，少女时她就独自上成都求学，从四川大学教育学毕业后，在成都几所中小学任过教，还当过川大讲师、内江县师范校长、省立江北女师校长，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人杰。她曾把侵吞她母亲薄财的舅父告上法庭、赢得官司也要回了支撑自己求学的学费。她积极参政议政，是四川教育界的国大代表，自 1948 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去台湾后也多年都是中华民国政坛活跃人士。

汪四爷和王纯碧婚后很晚才生下独子汪天放。朝代更替的某年某月某日，大约一个班的全副武装解放军住进了他们的小院，王纯碧预感不妙，在外力协助下逃离成都去了台湾。先前，她没有随败退的胡宗南部队撤离成都，据说主要是

天放太小。因妻子去了台湾，汪四爷就被带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幼子天放不仅从此与母亲天各一方、而且生活在“反革命”父母的阴影里。

天放幼年时期母亲的缺席只好由我七姑妈填补，我姑妈文化程度不高，但温文婉约，天放虽在逆境中长大，性格和善儒雅，应该有姑妈为人处事的影响。没几年，姑妈一家子被赶去下放青海，离开了那个小院。

四爷没被扫地出门，还藏下一些书籍，不时偷偷教天放英文和诗词；父母的遗传，天放生来聪慧、喜爱读书，这给他后来求学打下了良好底子。

汪天放也被时代大潮冲到了眉山农村插队，一去好些年，直到有了“身边可留一个子女”政策，汪四爷年过古稀、令人怜悯，汪天放才被招工回蓉，在成都火车站的“红卫面店”当杂工。

已过了大多数男女青年谈婚论嫁的年龄，汪天放还是没谈女朋友、没有成家迹象，搞得老父亲都替他担心。记得汪四爷原话这样讲的：我问他，为啥子不找对象成个家，他说“爸，我还想读书”。四爷觉得儿子太异想天开，叹息说，我们家这个情况，哪里有条件你继续读书？

不理睬周围人的劝解，天放一门心思读书，他自学了全套高中数理化课本。1977年，高考机会来了！天放参加了高考，但没有过得了政治审查（那时还留有“政审”关卡）；1978年他又考。眼见儿子如此渴望读书，老父亲一辈子没有求过人，这次坐不住了。天放母亲是活跃人士、有许多教育界朋友，其中不乏中共地下党人；四爷虽然不参与妻子的社会活动，当初也不知晓那些人的秘密身份，但人家在何处高就他还是打听到了。为了儿子读书，四爷去见了时任四川省高教委某负责人，动情陈述儿子渴望求学，恳求给他机会。四爷谈到这段往事时，讲了一个细节，他问对方：“我老婆跑台湾时，我儿子那么小，他是在新社会学校发蒙读书，咋个就政审不合格？”。对方查看了天放的高考成绩，77，78两次都优秀，在录取都基本完成的情况下，破例收了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取在成都工学院机械系。

1980年代初台海两岸僵局有了松动，通过第三方安排，天放得以去香港与母亲相会。一别三十年有余、且丈夫儿子因她受了多少委屈，可以想象母子重逢

的泪奔场景。天放母亲王纯碧去台湾后，没再成家，全身心投入教育和社会事务，长期担任中华民国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的召委（相当于大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委员），她个人先后资助了不少台湾学子赴美深造（注二）。儿子见到了母亲，第一次对母亲提出的要求是“想去美国读书”，王纯碧立刻联系美国大学，不久汪天放就从成都科大（那时候成都工学院已经更名）退学，赴美进了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电子工程。

（注二：王纯碧 1981 年 7 月某日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在台北她的寓所孤独去世，当时汪天放持大陆护照无法赴台奔丧，数年后才去台湾给母亲扫墓，并带回了葬礼全过程的照片。我看到照片上隆重的出殡队伍最前面，连战身着麻衣为王纯碧捧遗照，国民党在台湾的要员几乎都参加了追悼会，陵墓也颇有规模、高大的墓碑上刻着蒋经国为她题写的“党内留辉”四个金色大字、在黑色大理石及阳光映衬下熠熠生辉，可见她在国民党的小蒋时代地位显赫。）

犹如一个自小梦想当海员而又不幸生长在沙漠的人突然来到大海边，进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汪天放如饥似渴地读书，加上母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生活后勤，他完全不打工、不用分心。他描述自己读威大时，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在教室、图书馆、实验室。自由自在学习自己感兴趣专业，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有时候半夜醒来想个问题、爬起来开车就去图书馆泡起。

天放本科最后一年时，校方向来校园招聘的英特尔公司推荐了他，入职英特尔又被公司送到斯坦福大学深造，天放顺利成为了英特尔芯片研发人员。而且在英特尔还收获了爱情，娶了来自上海的董女士，她比天放长几岁，也是受逃离大陆的长辈连累读书路途坎坷，在北大荒当了十年知青，结束“文革”，海外的舅舅资助她上了斯坦福，毕业就进了英特尔。87 年我见到天放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给我看了好些照片；后来又有了女儿。

“衣锦还乡”是褒扬成功人士风风光光、甚而趾高气扬回故里、给家族门楣增辉的老话，也体现出我们传统观念里特别重视挣回“面子”。已是世界先进科技

领域的一位精英、住美国加州大花园洋房的汪天放站在你面前他就是北美普罗大众的形象，休闲简朴的衣着，脚上总是一双运动鞋，我看过他带回的照片，很漂亮的房子和美丽的七英亩园子。他没有要在曾经自己受歧视的环境、在老街坊邻居面前炫耀的举止。夹缝中成长的汪天放，心底很善良、且践行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听汪四爷说起眉山乡下的老生产队长，不在乎他的“黑五类”子女身份，反而因他自小没妈而格外关照他，天放从老队长那里得到的不仅是那个穷困岁月里一把青菜或几个鸡蛋，更是把他当自家吃长饭的儿女一样的关怀。天放自有了工资，每年春节都给老队长汇钱慰问，在英特尔有了高薪，队长家修房子他都帮一把；87年那次回来还专门抽时间去眉山给已病故的老队长上坟扫墓、慰问队长的老伴儿。

最近有首清代的诗很流行：“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英文有个励志句：“**Luck is when preparation meets opportunity**”，这首古诗和这个英文信条可用来概括汪天放几十年的人生。

天放哥因致命的脑溢血倒在了他的理想王国：实验室，不到五十岁。虽是英年早逝，他已到达了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可谓死而无憾。

2018年4月28日，写于温哥华